

重返文化部“五七”干校凤凰山

——献给我尊敬的父辈们和同龄的亲历者

写于2006年1月7、8日开笔

2010-1-18 电子版遗失，重新修改录入

■ 序曲

■ 2004年10月2日，燕子、韩聪、小侠、英歌、林歌、我，还有我们的孩子们，一行8人，趁着国庆节长假，重返文化部“五七”干校凤凰山。这是在期待以久的一次“壮举”。

■ 这次重返凤凰山，说也巧合，原文化部机关的“五七”干校子弟，也在国庆期间组织了20人“庞大”的队伍，也在同一时间重返向阳湖。重寻往日的旧梦。在这支队伍里，有原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的儿子，汪稔，副局长刘杲的儿子，现任湖北荆州市市长刘力。我们两部分人马同时从北京出发，与在湖北武汉工作汪稔和在荆州工作刘力会合。英歌、林歌则从长沙直奔咸宁（现改为咸阳市）。

■ 此行的路线是，北京——武汉——咸宁——“四五二”——咸宁高中——汀泗七中——汀泗镇小学——汀泗镇——汀泗桥——叶挺纪念碑——凤凰山——向阳14连——南山水库——王明璠老宅——武昌——北京。

■ 思念凤凰山

■ 梦中的凤凰山，颇有几分巍峨。山头上有一块巨石倾斜着，山上的石头凸现的在山的表面，整个山势很有些气势。半山腰建了石灰窑，特别是“五七”战士们一上工，整个山上，叮叮当当打眼、轰隆隆放炮，一片生机勃勃。

■ 13 连的父辈们，在凤凰山的南面的山坡上盖起了五排整齐的红砖房子。房子依着山势，层层叠叠。房子的设计简易使用。很适合南方多雨的气候。每排房子都建有廊子，即可以遮挡风雨，又可以存放东西。第一排是连部所在地，向东有个很大的男同志集体宿舍，锅炉房也在这排紧东面。二排的东头是食堂，这一排有卫生室，我和苏伊就住在这排，我家在紧西头把着路口。记得燕子、兵兵、珊珊、戴小敏兄妹等住在第三排。吴一红兄妹等住在第四排房子。小蜜一家和薛杨、薛瑾则高高在上，住在最后一排。当时山上杂草没有今天这样茂盛。山上的小路平整，到处干干净净。每户的门前空地，种上了西红柿、黄瓜、蔬菜……

■ 凤凰山毗邻着生产队的“三间房”，它处在凤凰山西侧的缓坡。这里是生产队种植甜瓜的地方。只有几间小房，因此而得名“三间房”。记得每到甜瓜收获的季节，干校的馋嘴们就跑去买回来解馋。那里种植的各种瓜类，特别香甜。

■ 凤凰山的东面有一处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名字叫杨家湾。记得这几户人家，掩映在竹林里，房子的朝向座西朝东。上学可以从大路走，畅快；也可以穿小路走，一路走一路玩。走小路就要经过杨家湾。

■ 凤凰山有以黑子为首的一批忠诚的卫队，13 连的志士同仁，大可高枕无忧——有敌情自有黑子、油黑、花子、小黄、小熊、小狮子来报信。我家地处凤凰山的路口，每到夜晚这群不请自来的卫士，就会严阵以待各就各位。夏夜天气很热，有一次，半夜我睡不着，出门凉快，一群狗见了我高兴极了，一个劲向我身上窜。黑子站起来，快有我高了……在那个穷山僻壤、在那个以“与人斗其乐无穷”的时代，能与这群狗

们为伴，多少都会带你快乐和温馨。

■ 我们不能忘记，凤凰山不是“五七”战士天堂，而是知识分子流血、流汗，劳动改造的地狱……

■ 凤凰山如同社会的缩影，让我们看到了，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悲哀的一幕。

■ 凤凰山的人们如同一群困兽，心底埋藏着逃出群山的渴望。

■ 凤凰山也葬送了本不该逝去的生命。

■ 凤凰山的学校生活，让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，感受到世态炎凉，体会人间冷暖，过早地懂得了人生的劫难与无助。我们在一切前途、希望都化为乌有之后，只有使学业出色，才能使内心的自尊得到些许安慰。

■ 凤凰山的夏天是酷暑难耐的。我们天天都顶着 40 多度的高温，步行五六里去上学。一天往返两趟。中午感觉身体里水分几乎蒸发干了，回到家，只知道喝水，一口饭也咽不下去。

■ 凤凰山的冬天是寒冷的。瑟瑟的冷风敲打着门窗，只有钻进被窝才能抵御严寒。

■ 凤凰山的雨季是忧郁的。路面泥泞难行。滴滴答答的雨水夹杂着春寒下个不停。

■ 凤凰山的夜是墨蓝的。高远的清空，点缀着月亮、星星，格外耀眼、灿烂。

■ 凤凰山的夜还是会唱歌的。夏夜里，昆虫的歌声渐进渐远，此起彼伏，悠悠扬扬。

■ 凤凰山还是一幅极质朴的山水画，青山、绿树、池塘、飞鸟，还有青青的湿草。

■ 凤凰山，在孩子们的眼里还是妙趣横生的。山上的野百

合、山韭菜；路旁的花椒树；山后的草丛里偷偷生长着的灵芝草；树林、野草中，还有咕咕叫的野山鸡；水塘边婷婷玉立的翠鸟；乡间青砖黑瓦的小村庄，笼罩在清晨的袅袅炊烟中；高树上落满优雅、雪白的鸬鹚鸟……

■ 凤凰山，让人们学会了苦中寻乐，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对待苦难的人生。

■ 走出凤凰山，我们各个都是涅槃之后的精英。

■ 凤凰山，如同一朵挥之不去的云彩，萦绕在心。这一切，构成了我们几十年来深深的冥想与思念。艰辛与灾难，不堪重负的劳作和没完没了的“运动”，未来的扑朔迷离以及人们每时每刻对人生、命运的希冀，交织在一起，谱写了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乐章。它已经成为一座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碑石，永远伫立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，我们终于下决心——重返凤凰山。

重返凤凰山

■ 我们一排一排地寻觅着，急切找寻逝去岁月的蛛丝马迹。时间过去了太久！太久！这里，现在的面貌可以用残垣断壁、荒芜落寞来形容。说也离奇，就在我们爬上第三排宿舍区，伫立在垃圾之间，寻寻觅觅的时候，感慨万分的时候，突然近在咫尺，一根从灌木丛中穿过的电线在瞬间起火，吱吱地燃烧起来，火花不断地掉在树丛间，我们呼喊：“着火了！”“着火了！”四野只有回声，不见任何动静。我急中生智，抄起一根树枝扑打起来。众人齐心相助，火灭了。电线飘忽地断落在地上……这是天意！我在想。这场突发的火，如果或早或晚地燃烧，在空阔荒芜在灌翰杂草丛中，凤凰山就会毁于一旦，可是就在这个“历史的瞬间”，遇上了依依惜别数十年的故人，重归故里，将这场野火灭就于瞬间。这是否是上苍让凤凰山不绝呀？！

■ 猪圈没有了。猪圈背后山坡上却已经是茂密的树林。最为欣慰的是东面整个山包全部被茂密的竹林覆盖，绿荫遮天蔽日，郁郁葱葱。我在诗中曾经这样描述，草木奋力扬起/绿色的经幡/诉说/往日的可歌可泣的记忆。

■ 我们踮着脚，努力地眺望凤凰山。凤凰山似在绿色的中长眠。没有往日的巍峨。山头上倾斜的大石头不翼而飞了。气势雄伟的石灰窑没有了。眼前的山脉显得舒缓而平静。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顾不上拍照，径直奔向石灰窑上……在山上的道边，我们发现两座修整得很像样的、黑漆漆的窑洞，钻进去一看，是个石灰窑。窑口的方向朝着东面。一切不难解释，这里的村民也在我们之后，干起了烧石灰的营生。经过多年的开采，凤凰山的石头已经化为灰烬，融没在千家万户之中。我们继续往凤凰山上爬，眼前一片绿草茵茵。山上杂草中再难看到野百合。野韭菜。我不死心，还特地来到当年的花椒树旁，找找曾经的野花椒。一切夙愿仍旧

是事与愿违，野百合、花椒树都不在了。

■ 我来到，朱南铎先生逝去的水塘边，探望一下逝去的英灵。只见水塘几近干涸，一只漆黑的朽木漂在水中，数只大白鸭悠闲地戏着浑浊的脏水……

■ 凤凰山给我们曾静印象是草长萤飞，可是现在只见草很高、很茁壮，树很茂盛，却再听不见昆虫的歌声。过去四脚蛇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蓝绿色的身影，而今不见一点蛛丝马迹。严重干旱，使滋润的大地变得枯槁，污染和化学药剂的使用，而是多姿的昆虫死于非命。

■ 杨家湾，原来只有几户人家。几间小房子面朝东。可现在，杨家湾盖起来了很多间房子，而且几乎要与十三连接壤。去杨家湾的路也不再走田间小路，而是沿着原来锅炉房向东，开辟了一天可以走平板车，很平整的小路。经岁月变迁，路的两边已经长满了碗口粗的翠竹。三十年前绕过杨家湾，有一池塘，池塘四周都被茂密的草丛覆盖着，下学时常常能听见翠鸟在池塘边嘹亮的鸣叫，看见蓝色的身影在草间停歇。三十年后，小池塘的水渐干了，池塘塘堰也暴裸在外，自然看不见翠鸟的身影。池塘边，也是当年发现灵芝的地方，梦想今朝也能有意外的收获。但是一切都不在臆想之中，原来茂密的杂草，覆盖着灵芝地方，现在几乎是寸草不生，完全干涸着、暴露着，灵芝哪能熬到今天？！

■ 三间房，也在罹难之中。没有往日的齐整和香甜。种瓜人的那几间小房子也消失了。山上杂草米密密匝匝。在山脚边的平坡上还能看见平整如新的土地，但是田里没有作物。

■ 原十三连连部所在的一排，三幢两层小楼拔地而起。小楼前几只鸡在草中觅食。几位闲来无事的老人正在下棋，算是

为这空旷的凤凰山增添了生机和活力。除此之外，整座山落寞而寂静。我们猜想，后来的住户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号召，踏着城市化的进程，都渐渐走出凤凰山，到外面闯世界去了。十三连的凤凰，几乎成为被丢弃的垃圾和杂草、灌木包围着。簇拥着一片废墟。

■ 这次咸宁之行，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。我在十三连的三排宿舍门口，发现了一只与黑子涨的一摸一样的狗。棕色的皮毛，还是“四眼”。它卧在台阶上，不吭不响。我们在大呼小叫“着火了！”，肆意搅了它的清梦，它也怒，之世睁着眼睛，大量着我们，我想，似乎这所房子间，它已经熟悉了我们的存留的气息。预知这是久远的个人来了，所以，以礼相待，静静地接纳着突如其来的远道客人。我为它拍了一张照片，仍叫它“黑子”。

■ 太阳西斜，阳光照着凤凰山。我们以凤凰山为背景照片留念。背后的凤凰山很难再称为山了，顶多是绿草覆盖的土坡。我曾在诗中这样描述，随着炸山的轰鸣声远去，凤凰振翅而飞……因为要赶到别处去，所以我们没有来得及看一下徐家湾。我和燕子、韩聪站在路口，踮起脚尖，向徐家湾的方向眺望，隐约间，一座红砖小楼露出房脊……我们才死了心，悻悻而去。

■ 再次告别凤凰山，我们祈求上苍，保佑这块曾经的故地，让它在绿色的围绕中静静的安息。

凤凰山





